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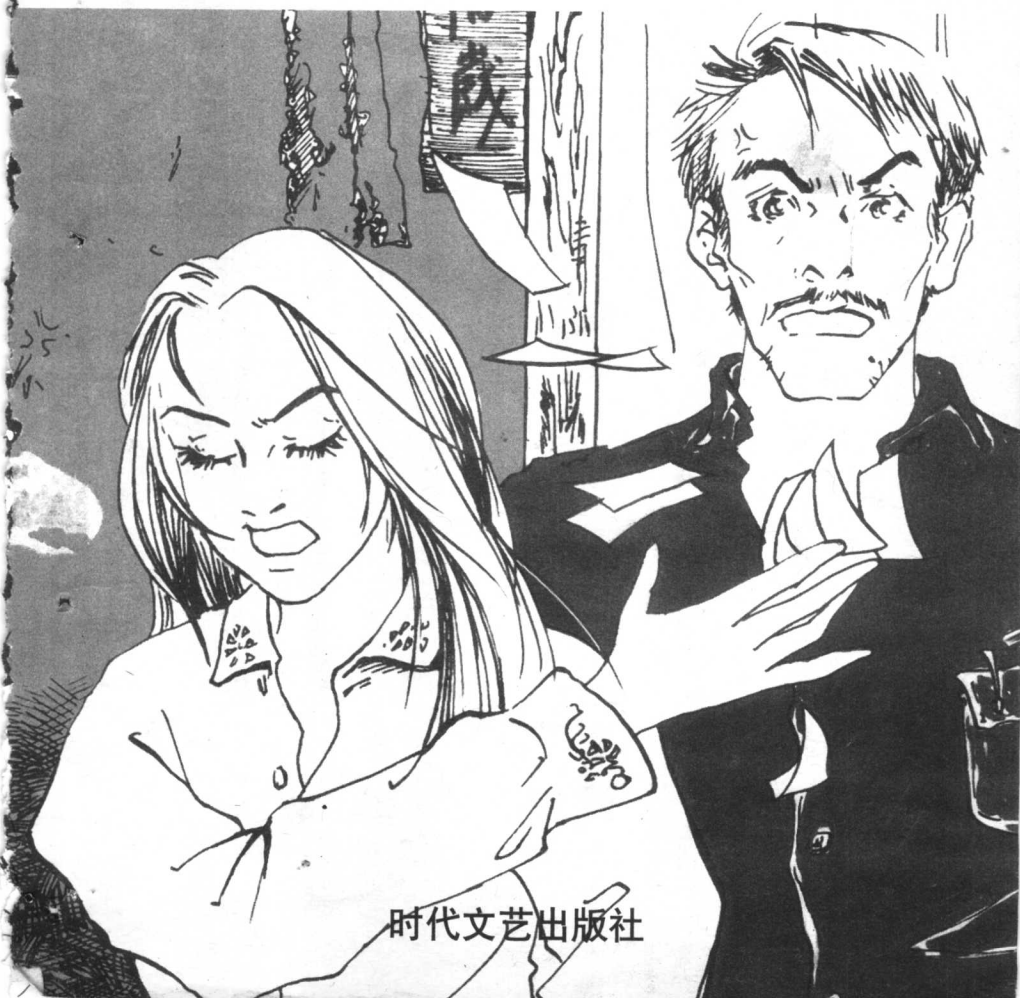
Ta W ang Min
ja nya
亡命天涯

从维熙
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亡命天涯

从维熙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亡命天涯/从维熙著.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2.1

ISBN 7-5387-1614-9

I. 亡… II. 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4350 号

亡命天涯

作 者: 从维熙

责任编辑: 张秀枫

装帧设计: 新漫画网站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320 千字

印 张: 14.75

版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8000

书 号: ISBN 7-5387-1614-9/I·1547

定 价: 24.00 元

自序

此卷组合式的长篇，几年前曾以《逃犯》为名出版。当时，有一位昔日的瓮中“同类”——后来的政法界的友人，在赞扬其小说的严酷真实催人泪下，悲情历史让人掩卷深思的同时；也对此部长篇的书题《逃犯》，提出了他的修正意见。他认为这个书题，由于没有时间界定，极易使读者误认为小说是写泛滥于今日书海中的刑侦小说的；这不但降低了小说的历史容量和其文学内涵，还亵渎了昔日那些在历史中受了冤屈、但不甘于做瓮中之囚、挺身走险知识分子的感情。因而，他建议我再版或重印时更改书名。

初听此友人信息反馈时，我觉得这位政法界的友人，每天与法律为伍，神经上产生了本能的条件反射；继而一想，文学是感性和理性合二为一的产儿，虽然有着其自身的 A、B、C、D，但也应接受到法理和时间的界定。为了与时尚中描写刑事犯罪的著作，有个“楚河汉界”的区分，便定下了《亡命天涯》这个书题。

在文苑中充满小儿小女矫情生活之作的今天，时代文艺出版社能出此书新版，是历史责任和时代良知的使然。因为小说展现昨天的社会历史经纬的同时，小说主人公浪迹天涯的悲情经历中，还交织着对人性善恶的揭示。索泓一先后与三个风尘女子，有过相异而苦短的情恋；尽管其结局，都是一曲曲情殇的挽歌，但人性中美如晶雪的光泽，还是在小说中得到了张扬。这是我回

首历史时的唯一自慰。

而今，作为此书生活原型的两个难友，在 20 世纪之尾，都相继告别了人世。其中之一的原北大高材生张志华，他破瓮而出后曾逃往边陲新疆；另一个是清华水利系学子姜葆琛，在他浪迹天涯的年轮中，还留下流窜到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时，与一位竹楼里的傣族姑娘的灰暗情史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会将他们的经历，写进这部长卷、成为其续篇的。好在此书中展现的历史底蕴，已然融进了他们的形影和灵魂，因而此书的新版，也可算是对这两个曾经浪迹天涯的亡魂的文字祭悼吧！

作者

2001 年 11 月于北京

风 泪 眼

上 篇



——

这儿是苇乡，遍地是铁秆芦苇。

时正初秋，芦苇绿转青黄，密不透风、厚如墙垣的芦苇塘，到处飞舞着灰白色的芦花。它比春天的柳絮片儿要大，比天上匆匆行走的云片要小，灰蒙蒙地在芦苇塘的上空飘来荡去，似在宣告着绿色的夏天已经过去，萧瑟的秋天已经来临。

前几天，苇乡下了场秋雨，由于芦苇遮天蔽日，虽经秋阳几日酷晒，芦花荡里的盘肠古道仍然是泥水汤浆。车辙里汪着积水，蛤蟆从积水中伸出尖尖嘴巴，瞪着圆圆眼珠，嘎嘎地叫个不停。驴、骡、牛、马的粪团，被路面洼凹里的泥水潞开，象是被撕碎了的粗纸，又象宴席上盘中的口蘑，零零落落地浮在水面上。绿头苍蝇、黑脚蚊子、黄斑牛虻如同高质量的空降伞兵，准确无误地落在这些粪团上，拼命吸吮着里边的什么东西。偶尔肃杀的秋风从苇塘的间隙扫进来，粪团被风吹得微微蠕动，那些食客就象是舟上的乘客，一高一低地起起伏伏，任粪团把它们载到任何地方。

靠近道边的地方，泥多于水。泥浆里横七竖八地露出枯黄的苇叶，如同猪圈的稀泥塘里掺进去的谷草。这是劳改队出收工踩出来的道路，地边的苇子被折断，像森林的倒木一样，伸向四面八方。泥浆里留下各式各样的脚印：水靴底印在上边的一道道波纹——那是劳改队长走过这里；胶鞋底印在上边的星星——那是荷枪的警卫走过这里。但留在这条泥泞路上最多的，是赤着脚板

走过的脚趾骨印儿；如果一切古老的工艺品都比现在的东西要值钱的话，这些脚印则价值连城，因为这些脚骨的印记，更像老祖宗类人猿捕猎时留下的天足印迹。有的是平足大象脚，有的脚形弯如弓，有的趾骨印儿抱成一团，形若春兰吐蕾，有的细长的趾骨印伸展开来象秋菊的花瓣。但这些东西都不因其原始，而比穿鞋人留下的印迹更值钱——因为这是被打入另册的中国公民留下来的。

这天，秋阳高照，盘肠古道上走出来一个赤足人。稍伫了三两秒钟，从芦花荡里又出现了一个荷枪的士兵。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向前走着，枯黄的大苇塘里只闻鸟啼，却听不见人语。好像这两个人一个患了喉炎，一个生来就是哑巴，偶尔听见“叭”地一声，那是黄斑牛虻吮人血时，行者巴掌拍击在腿上或脖颈上发出的单调声响。

秋阳已然爬起老高，盘肠的泥泞路上才刚刚漏进去一缕阳光。两个幽灵似的影子在阳光下开始露出清晰的轮廓。前边这个赤足人，身量瘦高瘦高的，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浅灰制服，上衣五个纽扣有三个解开着，露出来溅着泥点的紫红色绒衣；下身灰裤挽过了膝盖，膝盖以下的小腿，裹满一层稀泥巴。乍一看，如同民国年号士兵缠着的黄布绑腿。这倒也好，省着牛虻往腿上落了。走近了细看上去，这小子脸庞长得还够秀气的，白净净的脸上鼻梁隆起，两眼眯眯地带着笑意。大概是想起什么有意思的事情，走在這條泥泞路上还挺开心。那神气，就好像是这一带苇乡的后生，过银钟河去相亲似的，喜眉笑目中带着凝思——谁知道他有什么可喜的呢？！

“快点走！”他身后那个武大三粗的士兵一声吆喝，打碎了芦花荡里的沉寂。

“是！”

象饭锅上的热气，没过上三分钟，他的脚步又慢下来了。他顺手揪了片苇叶嚼了嚼，想从里边吸吮点水分润润喉咙，苇叶干涩得如同木屑，他把苇叶扔进了泥塘。

后边的士兵同样干渴，他喉头上下蠕动了两下，把枪从左肩倒到右肩上，继续催促着赤足人：“索泓一，俺叫你快点走！你耳朵里长老茧了？”

“这家伙不是个河南兵，就是个山东兵。”索泓一从那个“俺”字上揣摸着相送他的士兵。他又扯下一片苇叶，用手捏成一个小小口笛，开始“嘀嘀哒哒”地吹奏起来。他先吹《雨打芭蕉》，又吹《彩云追月》，引得苇塘里的苇扎子鸟，叽叽嘎嘎地叫唤起来。索泓一换了口气，吹了一阵豫剧《三上殿》的牌曲，又转换成了山东吕剧《姐妹易嫁》的锣鼓调。

那头戴五角星军帽的士兵，不再催他快走了。

“班长（劳教成员和解除劳教的就业人员，一律称呼警卫为班长）！你是河南人还是山东人？”索泓一顺水推舟地和那士兵攀亲，“我老家是山东和河南交界地方的人，班长你无论是山东人，还是河南人！都是我的老乡。”

士兵拒绝回答，以显示穿鞋人和赤足者中间的距离。

“班长！聊聊天么！到银钟河对岸的金盏乡，路还要走好一阵子呢！”索泓一回头看了士兵一眼。

绿色帽檐遮住了士兵的眼睛，索泓一没有看到士兵的表情；但他明显地感到士兵的脚步也慢了下来——他俩都累了。正好苇塘边上有个馒头形的土岗，索泓一没有得到士兵的许可，便稀里哗啦地揪了一把苇叶，铺在坟坡上：“班长，坐一会儿吧！”他一屁股坐在泥地上，把铺着苇叶的地方留给了士兵。

身材魁梧的士兵没坐在铺苇叶的地方，却坐在了土岗的另一侧。他卸下肩上背着的一步枪，把枪抱在怀里；摘下军帽，掏出一

块皱巴巴的手绢擦额头上的汗。索泓一跷起屁股，挪到士兵身边，自我释疑地说：“我不能坐在土岗那边，这土岗像座珠穆朗玛峰，班长看不见我，我要主动接受班长监督。”

士兵本能地把步枪从怀里挪开，放在索泓一伸手够不到的坟坡上。

“班长警惕性真高。”

士兵把皱巴巴的手绢塞进裤兜里。

“班长入伍几年了？”

士兵戴上军帽没有回答。

“班长！你看过我的演出吗？”索泓一喋喋不休地说，“年节，‘五一’，我在场部台子上演出过魔术《大变活人》，你们连长还把我请到连队，让我给你们专门演出过戏法《仙人脱衣》。”

“那是警惕劳教分子，从五花大绑的绳套中逃走！”士兵开口的第一句话，就指出警卫连看他变戏法的严肃意义，“其实，你那一套玩艺都是假的；就是有人真能逃脱法绳，他跑得象一蹦三条垅的兔子，也快不过子弹。俺们手中步枪，那杆也不吃素。”

“请放心，我不会脚下抹油溜号的！”

“你跑俺也不怕！”士兵神色庄重地看看坟坡上的步枪。

“班长！你别吓唬我。”索泓一诡秘地笑了笑，“我要是真想跑太容易了，只要往大苇塘里一钻就没影了。你的子弹往哪儿去瞄准？熬到天黑，我游泳游过银钟河，那边就是自由世界了！”

士兵的脸马上涨红了，连脸上一颗颗粉刺苞儿都像是充了血，他扭过粗壮的脖子，认真地打量了索泓一半天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你别调歪，对付不老实的牲口，俺口袋装着嚼子哩！”士兵从腰间拉出一条盘好的细麻绳，在手里掂了两下。

“班长，你……您误会了。”索泓一连忙摆手说，“俗话说，咬人的狗不叫，汪汪叫的狗不咬人，我要是真想溜号，还会事先

向班长挂号？”

士兵半信半疑地瞥了索泓一眼，心中余悸尚未消除。

“班长！您可千万不能捆上我走。我是农场右派队第一个解除教养摘掉右派帽子的人，我到河对岸金盏乡，为明年春天第五届普选去画墙头宣传画的，您背着枪跟着我走，就够扎眼的了，要是再捆上胳膊……”

“那你就规矩一点！”士兵训斥着他，并把那捆细麻绳重新系在他的腰带上，“走！”

酷夏似乎不愿意让位给秋天，在这两个行者身上，施展着暑热的余威。士兵把那顶军帽已经推到后脑勺上了，汗珠还是从他粗硬的短发里渗出来；索泓一把那两颗尚未解开的纽扣解开，后来干脆把灰白色褂子脱下来搭在胳膊弯里，只穿着那件紫红色的薄绒衣。溅满泥巴的前胸后背上，隐隐约约地露出来一个字：奖。

“你还受过奖？”这个字使士兵对他的热度略略回升。

“怪吗？”

“在哪儿！”

“居庸关外的一个铁矿。”

“居庸关在哪儿？”

“长城脚下。”

“那也是个劳改点？”

“反正也有你这样的班长，给我们站岗！”

“你在那儿下井开矿？”

“不，我在井上烧石灰窑。”

“俺没入伍前，也烧过石灰，一天下来，个个都成了白脸曹操！”那士兵此刻似乎忘记了穿鞋者和赤足人中间的鸿沟，有滋有味地说，“先拿撬棍把石灰石，从俺家乡伏牛山山坡上撬下来，

大石头滚下山坡，举起十八磅的大油锤把大石头破开，然后像蚂蚁搬山一样，把破碎了的石头码进灰窑，点火开烧。”

“噢！”

“冬天干那活茬倒不错。把玉面饼子往窑顶上一扔，不须一袋烟的光景，上边就烤出一层焦黄的嘎渣儿！”士兵咽了一口口水，神往地说，“俺们河南伏牛山一带，年轻后生和扎辫子的妞儿，十个里有五个会干这营生！”

“噢！”

“你欢喜干这营生吗？”士兵问道。

“喜欢。”

“俺想，你不喜欢这活儿，劳改队也不会奖给你这件绒衣了！”士兵为索泓一的回答印证了自己的判断，而有些得意。他快走两步，沿着苇墙另侧和索泓一走成一条平行线。两个人的队列变格了，士兵不再只能看到索泓一的后背，而把他的目光投向了索泓一的脸。

在士兵眼里，这是一张使他怪异的脸。他上县城高小时，美术教师教他画脸谱速写有两点秘诀：表现人的高兴时，只要画他嘴角上翘，眉梢也随着嘴角上翘而微微上挑，这就是喜兴的脸谱。表现人的沮丧时，嘴角下沉，眉梢也随着嘴角而弯弯下垂，这就画出来倒霉人的脸谱。眼前索泓一这张脸上，综合了沮丧和喜兴两种特征；你说他是神情沮丧，他嘴角分明向上翘着，似乎在笑；你说他真是那么高兴，他那双眉梢又向下弯曲着，好像在哭。那位老师讲的勾画脸谱的秘诀，在索泓一脸上完全失灵，好像他又高兴又苦恼，又似哭，又似笑。这位士兵傻了眼了，他琢磨不透他押送去画宣传画的对象，心里究竟在想什么。

更使这个河南士兵吃惊的是，索泓一那两只眼睛亮度也不尽相同。他左眼似乎挂着雾蒙蒙的水珠，右眼则干净，透明，晶

亮，让他想起在岗楼上站岗时，常常看到天上的那颗启明星。难道他在哭？哭也只能两眼同时落泪，哪有一只眼泪汪汪，另只眼不带一点水星的？士兵和索泓一攀谈的兴味，完全被诧异代替了。他圆睁着两只大眼睛，眼神在索泓一脸上滚来滚去——他想解开这个谜。

索泓一完全没有觉察到士兵窥视的目光。不，他连这个士兵什么时候和他走到一条平行线来的也毫无察觉。刚才他勉为其难地和士兵搭讪，完全是出于应付。他脑子里反复地琢磨着他解除劳教的心事。他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六一年的五月二十五日^①，右派队集合在一个只有铁箍而无篮网的废弃球场上，听候训令。

柳树脖子上拴着的大喇叭，哇啦哇啦响了好一阵子，老右们才明白了今天的会议主题：由矿山管教科长郑昆山代表劳教局，宣布每个右派的劳动教养期限。郑昆山是个干巴瘦的中年干部，直条条地站在操场上，活像一条蒸干了水分的鲟鱼干儿。由于他的脸色比得上褐铁矿石，以致使他那两条眉毛和一双眸子，都失去了应有的亮色。他个头不高，即使是老婆为此煞费了心机，让他总穿着一双加厚了鞋底的大头鞋，对他的身高来说仍然无济于事。他在矿山所有干部中个头第末，但管教科长这个职务却为这些干部之首；此时，宣布老右教养期限的事儿，理所当然地由他执行。因为这件事情，和每个老右利害相关，几百个人的会场，竟然静得像没有人迹的沙漠。

索泓一也在屏住呼吸静听。郑昆山首先宣布劳教一年的右派，他没有听见自己的名字；在劳教两年、三年的右派中还是没有他的名字。他心跳得如同一阵乱鼓，他正想写张纸条问问郑昆山，是不是漏掉了他的时候，被老右们暗地里称为“鱼干”的郑

^① 按着法典，劳教分子应当由收容宣布劳教那天计算教养期，但劳教右派宣布于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。五八年到六〇年的日子等于虚掷。

科长，突然嘴对着扩大器宣布了一个震惊会场的消息：索泓一从即日起解除劳教，同时摘掉右派帽子。

索泓一由于过度的惊喜，而愣住了。会场上的老右也像索泓一的表情一样，无不感到愕然。要知道，这是对所有劳教分子宣布教养期的大会，而他居然羊群里跑骆驼，几秒钟之内，成了鸡群之鹤。愕然之后接着是一片哗然，老右们开始窃窃私语。尽管郑昆山列举了索泓一的多项认罪表现事例，比如：说他劳动之余宣传工作出色，活跃劳教队文化生活有成绩云云，其中特别着重地提到索泓一在抢救将要被大风吹走的石灰堆时，被石灰迷了左眼，他蒙上一层纱布重返灰窑的改造事迹，但老右们仍然觉得他讨了便宜。索泓一从飘飘然中清醒过来，脸涨红得像猪肝，他把头一下埋进了怀里。

“喂！你走了红运！”

“能不能向我传授点改造经！”

“命运！这是命运！”

“你小子是个幸运儿！”

索泓一不知道这些话是“同窗”的耳语声，还是他自己那根心弦上蹦跳出来的声响。他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好像有许多架蚊式轰炸机在他心上盘旋，起飞，降落。有一霎间，他甚至认为是自己耳膜发惊，听错了郑昆山的话；但当他把头从怀里缓缓抬起来时，那些同窗的目光，都在朝这儿张望。

“幸运儿——”

“幸运儿——”

每一双目光的背后，都隐藏着无声的潜台词。祝贺，羡慕，忌妒，讥讽，无不囊括其中。索泓一有些惶惑，但更多的是沾沾自喜，他暗自琢磨自己，确实算得上一个幸运儿。他所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这个结论，因为“鱼干”对他的印象一直不佳：记

得，那是他和“五毒”中的其他四毒——地、富、反、坏，从康庄火车站倒乘拉矿石的卡车，抵达铁矿的当天，他们第一个劳动项目就是在岗楼下，编织一圈围起他们监舍的铁丝网。索泓一边蹬着铁锹挖着支撑铁丝网的立柱柱窝，一边感叹地自语：“哎！这是地地道道的‘作茧自缚’！”

“鱼干”郑昆山像从天降，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他拄着一根在矿井下用来敲帮问顶的长把铁榔头，京话里掺杂着塞外土话问道：“你刚才磨叨个啥？”

索泓一直起身腰，手拿着铁锨语塞了。

“你再磨叨一遍！”

索泓一看了看这个小瘦猴儿般的郑昆山，心想这个长城外的乡巴佬，或许根本听不懂‘作茧自缚’四个字的意思，便胡乱地向郑昆山支吾道：“报告科长，我没说什么反动话，我只是说……说……蚕在茧里正好冬眠，冬眠……就是睡个大觉的意思。”

郑昆山凹进去的双腮，蠕动了一下：

“你是不是叫索泓一？”

索泓一有些奇怪，他只在来矿山的火车上点过一次名，怎么会叫得出我的名字来？

“我问你话呐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“是。”索泓一心情不那么轻松了。刚才叉开站着的双脚，赶忙地合拢在一起，象个士兵“立正”，规规矩矩地站在了郑昆山面前。

“对你说老实话吧，在火车上我就看着你不老实。别的‘右派’都耷拉着脑袋反省过错，你干啥来着？给那些流氓、小偷用手绢变戏法，逗得他们朝你挤眉弄眼的。你知道你是干啥来的不？不是到长城外边来逛景，也不是上铁矿来演出魔术，你是来洗资产阶级的肠胃来了。你可能把我们这些本地的土干部都看成

乡巴佬了吧！告诉你，你刚才是把你们比作自个给自个织网的蚕，发泄不满情绪，是反改造情绪的大暴露。”

索泓一哑了，乖乖地垂下了头。

“这笔债先给你记上帐！”郑昆山倒背着双手，用他那双黑炭块一样的眼睛，狠盯了他几眼说，“你如果再二再三，劳教队和劳改队只隔着一堵墙。你看见没有？”他指了指劳教队的邻居——那儿矗立着丈八高的大墙。

“看……看见了。”索泓一嗫嚅地回答。

郑昆山是什么时候离开他身旁的，他全然不知道。直到在他身旁用铅丝编网的“老右”说了声“鱼干走了”，他才如释重负地抬起头来。从这时起，索泓一算是对郑昆山了解了一点点，别看他又矮又黑，其貌不扬，看上去完全象山沟沟里的土老倌，还不是好糊弄的呢！没过上两天，从队长嘴里听说，郑昆山只上过本地的初中，年过三十了，依然是孤身一人，连山乡的女娃都嫌他长得太丑，他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。正因为他没有一点家庭牵赘，他白天、黑夜都对这些劳改分子睁着眼睛——索泓一是他向反动“右派”打响的“第一枪”，索泓一在老右中第一个当了靶牌。

为了挽回他留给郑昆山的不妙印象，索泓一收敛他爱发感慨的习惯。他每天收工象个“白无常”似的从窑上回来，强迫自己多干些工作。伙伴们聚在一块因饥饿而“精神会餐”，他拖着咕噜噜乱叫的肚子去写黑板报；每逢节日到来，他一次次地登台表演那些以假乱真的魔术。这些玩艺儿，虽使许多干部为他鼓掌，但他从郑昆山那两只黑炭块似的眼睛里，从来没找到一点反应。那神情就好像看牛拉套，马犁田，毛驴转磨盘一样，不要说为他的表演鼓掌，那张黑铁板一样的脸上，就没露出过一丝笑纹。好像因为他说了“作茧自缚”那句话，就难以再改变郑昆山对他的